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

九



新編類意注解諸子瓊林卷之十五



內修門

性猶水也防有五易

子華子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硨磲芴射湛於所因而響易矣涸泆液溶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為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天性不可奪

呂子石可破不可奪堅丹可磨不可奪赤性受於天也

同前

劉子歟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播而不可滅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曰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

同前

文子石生而堅臣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

韋以自緩弦以自急

韓非子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子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

性稟

風土不同人性各異

家語勸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蟠蛤龜珠

与日月而盛虚月盛則輝是故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  
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坳土之人醜息土之人坳字也

列国水性不同故人之所禀亦異

管子地齐之水道躁而後故其民貪窳而好勇以水道變後故

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弱則明察故

越之水濁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泊則多所漸人故疾垢

秦之水沮取而稽淤滯而雜氣絕也稽停雷也謂秦水絕甘

故其民貪矣罔而好事以其滯雜故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

旱而運淤滯而雜齊晋謂齊之西晋之東枯也故其民諂諛葆詐

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旱故葆詐燕之水萃下而弱

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沉滯故愚戇而好貞

既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而好正輕故易清勁是以聖人

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罪故水一則人心正不謂水清

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欲人心不汚故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

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入告也不戶詆也其樞在水樞在運

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習於水者善於舟

莊子達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觴深淵各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忘水也習以成性若乃夫

若乃夫没人能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

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習以成性若乃夫

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重

却也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猶其重覆却方方陳乎前覆却

以其性便故也而不得入其舍性便故也也惡騎往而不暇所遇皆

長於水者安於水

莊子達孔子觀於吕梁呂梁河水有縣音水三十仞八

藉四十里激流四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  
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  
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  
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計乎性成乎命与齊  
俱入與汨胡忽借出濟回水如磨者地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  
砥柱而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初生陵故曰長於水而安於水  
性也長於水而安於水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既習水成性心  
故縱安於自然命也已上並句解郭象曰此章言人有偏  
能得其所能而性之則天下无難矣用夫无難以涉乎生性之  
道何往而  
不通也

戎人長楚則楚言

呂子戎人生乎戎而我言楚人生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也  
今使戎人而長乎楚人而長乎戎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

荀卿輕性而重習

荀子儒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  
性之欲厚於積習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  
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  
然而可為乎注錯措置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貳謂師  
法一謂師  
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  
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且暮積謂之歲至高  
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凡六  
極指之遠則為六極言積  
成遠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  
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  
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反讀曰貨而為商賈積  
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  
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中是非天性也積靡順也順其積  
習故能然也  
使然也故人知謹擇注措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縱情性  
而不足問孝則為小之矣

性偽合而天下治

荀子論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之往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言性偽合後成聖人之名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

荀卿以性為惡以善為偽

荀子難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偽謂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為亦會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惡焉惡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文即理也條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與導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故枸讀為句木必將待絜括丞矯然後直絜括丞正曲木之木也鑄直鈍金必將待範厲範厲謂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撥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矯飾猶也

荀子反以孟子道性善為非

荀子論孟子曰人之性者其性善也孟子曰人之性有善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偽之情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事而能成者聖人之所生明非天謂之性可事而能可事而成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

子曰今之人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荀子以辭讓為偽

荀子謂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違也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荀子以禮義不生於性而生於聖人之偽荀子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音烏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

荀子以情欲為性故以禮義為偽荀子謂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

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違也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為其性惡也夫薄石美狹石廣貧石富賤石貴苟无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石材貴而不石鬻苟有之中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

### 荀子以人性固无礼義

荀子謂今人之性固无礼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性而已則人无礼義不知礼義人无礼義則乱不知礼義則悖然則性而已則悖乱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在已以知其性惡也

### 荀子謂人性苟善則何用聖王之礼義

荀子謂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

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分扶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有讀為又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无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之相与也倚性也或曰倚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者奪之衆者暴寡而諱之衆者暴於寡而諱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也頃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荀子又言人性必待聖王治禮義以化之是其本惡也荀子謂隱枯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

不待隱枯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隱枯然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今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曾騫之孝齊魯之義非出於性

荀子謂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衆人也然則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秦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為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

### 揚子謂人性不分善惡

揚子謂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宋咸曰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曰上智下愚不移考聖人之言則是人有上下三品矣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上可下善惡混也故賈誼新書亦於人主分三等曰有中主有中主有下主夫上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中主者可以引之而下亦可以引之而下此故上主者



舜是也夏禹后稷之為善則行... 則為善人修其德則為善人... 則為善人修其德則為善人... 則為善人修其德則為善人...

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為然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



得食先撥

孔叢子能陳冠魏性多穢嘗每得酒食輒先撥捐之然後乃

食子高告之曰子无然也似有能者作體態者一昔君子之於

酒食有率嘗之義无稍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

索其下滋甚上言食之上下愈甚焉陳冠曰吾知其无益意欲如

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曲者以隱括自直可以人而

不如木乎



中人之情无常常有限節

家語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无禁則淫无

度則逸從欲則敗是故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

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又見說苑

聖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

莊子德充故聖人有所遊郭象曰遊於自得之場放而不知音為

孽司馬遷云智約為膠司馬遷云約誓所以為膠固德為接

物也工為商聖人不謀惡音音用知音音不斷惡用

膠无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

養也也天鬻也者天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

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音音既受食於天又惡用

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音音小哉所以屬於人也音音

若音音整音音乎大哉獨成其大音音於物也音音

同音音於人所音音以音音為音音大音音人情甚不美

人情甚不美

荀子音音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

妻子具而孝衰於親音音欲得而信衰於友音音爵祿盈而忠衰於君

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

耳目口鼻之情一

淮南子音音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声色也口鼻之於芳

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

嬰兒諭慈母之愛

淮南子音音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

春思秋悲

淮南子音音春女思秋士悲音音春女感陽則思音音

有情以接物觸應而成礙无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

劉子音音无情以接物在遇而恒通有情以接人觸應而成礙由

此觀之則情之所處物之所疑也是以媒揚音音人而受音音者不

以為德身膚強飯而蒙飽者不以為惠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

以為然侏儒朝人而獲嘲者不以為辱何者挾利以為已有情於譽飽不存於害人无情於傷辱也有情於譽飽雖蒙惠而非德无情於傷辱雖獲毀而无憾魚不畏網而畏鵜鶘表孝政曰鵜鶘表孝政曰而怨其人網无心而鳥有情劔无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鈎使廉士守藏不如閉局全封何者有心之於平不若无心之不平也有慾之於廉不若无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驪珠黃帝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内慙而不怨向之評者与鏡无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无情而人有心想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辯彼此之得失夫不爭未必平而交爭者未必偏而信於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飄瓦繫人虛舟觸已雖有忮心而不怒者以彼无情於擊觸也是以聖人弃智以全真遣情以接物不為名尸挂不為

謀府混然无際而俗莫能累矣

以性制情者鮮

文中子命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如歧路而不遲迴者况免言謂之分一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之我言謂之惑性如岐之惑路也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也習謂不疑惑易曰直方大不

嗜欲

不見可欲使心不乱

老子安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為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不為盜下化清淨使民不爭反自功名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下化清淨不見可欲放鄭聲使心不乱是以聖人治治身同也虛其心除嗜欲實其腹陳道物也弱其志和柔謙讓強其骨愛精重氣常使民无知无欲守朴使夫知音者不敢為也不為無為循則无不治德化身

耳目口鼻之欲易以移人

老子換五色令人目盲貪五音令人耳聾好五色令人目盲貪五音令人耳聾好五色令人目盲貪五音令人耳聾好

君有三欲

管子法君有三欲於民二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今必欲行本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禁多者其止寡盜賊多自今多者其行寡則行寡故其求而不得則威日損非何非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非何故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疆以刑罰則為入上者眾謀矣為入上而眾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

未睹膏粱則必糟糠為自足

荀子榮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瞠然瞠然驚視視之曰此何祐也彼臭臭之而无當為嫌當為於臯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躰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

生而有欲聖賢則同

荀子非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不待是禹桀之所同也

荀子辯宋子人情欲寡不欲多之非

荀子論子宋子曰宋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為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故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明其譬稱反不欲其色耳不欲其聲口不欲其味臯不欲其臭形不欲其使

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貧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為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所介損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耶乱莫大焉今子宋子嚴讀為然而好呼報說自喜聚人徒立師孝成文曲又曲文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乱矣豈不過甚矣哉

見情欲而不見禮義者亡

荀子諷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言苟在生為所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者必死也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害為所見不能遇害苟安若者必危苟安若者必危苟情說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言苟以情說為樂若此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兩得兩喪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

三蠶爭肥

韓非子樞三蠶相与訟一蠶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蠶曰爭肥饒之地一蠶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与聚噉其母而食之羸臞人乃弗殺

不見可欲使心不乱

淮南子應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果誠也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各名水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乱

貪欲亡身

淮南子說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

无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  
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罔其奸邪勤率隨其蹤  
跡勸者同吏也无愚夫蠢婦皆知為奸之无脫也犯禁之不得免  
也然而不才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  
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  
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

心為物動必至於敗德傷生

劉子精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  
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  
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而神清垢滅則內慾求及神清  
則外累不入今清歌奏而心樂悲蓋發而心哀神居躰而遇感  
推移以此而言則情之變動自外至也夫一哀一樂猶塞止性  
况万物之衆而能拔擢以生心神哉故万人鸞孤以向一鶴二  
能无中乎万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无傷乎七竅者精神之戶

牖也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誘於声色鼻口之於芳味肌  
躰之於安適其情一也則精神馳騁而不守志氣廢於趣捨則  
五藏滯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蔓衍於荒淫  
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敗德傷生者蓋亦寡矣是以聖人  
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  
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忘負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  
而遊一氣浩然絕白於秉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  
至也

情為欲害必至於伐性傷生

劉子防人之稟氣必有情性二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欲  
也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二之傷性二之妨  
情猶煙冰之与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生於水而水竭  
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熾則滅性是則  
珠瑩則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故林之性靜所以

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蠹樹抱蠹則還自斃身抱慾而反自害故蠹盛則木折慾熾而身亡將收情慾先斂五關五關者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綠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燠喉之烟身安章駟命曰召蹙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耳目之於声色鼻口之芳味肌骸之於安適其情一也然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為賢智或為庸愚由出處之異也譬猶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內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焦爛声色芳味所以悅人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明者剝情以遣累約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靡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无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

嗜慾固人猶膠漆

聳隅子顛嗜慾之固人也其猶膠漆焉使仁義之心有如長者吾知其於聖人之道一也

名壽位貨四者役人不得休息

列子揚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其韻然可殺可活制命在外離離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无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慾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声色乃伐命之斧

呂子靡曼皓齒鄭衛之音伐命之斧肥酒食肉爛腸之藥

欲生於无度

尉繚子欲生於无度邪生於无禁

節欲

人欲无窮惟思為可繼則知節

荀子驛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  
餘財蓄積之貴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不繼不得也  
是入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多蓄雞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  
不敢有酒肉餘刀布皆錢也有困廩窶也然而衣不敢有絲  
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是何也非不欲也幾  
不長慮顧後而恐无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也或作欲欲  
收斂蓄藏以繼之是於已長慮顧後幾豈不不甚美矣哉



利不私已

莊子恢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  
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  
法法天下為已死顯



理欲交戰

韓非子論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  
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  
榮之兩者戰於曾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  
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理欲殊途

揚子脩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  
由於獨智入自聖門

以理戰欲無戰不克

聶隅子讖或問戰克於聶隅子子對曰以道德為疆場以仁義  
為將帥以命令為陣伍以忠信為干戈智以帥之禮以戰之則  
何戰不克也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五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六

前集

內修門

樂

榮聲期有至樂者三

家語本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曰言宜為樂也行乎成之野鹿  
 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之樂者何也期對曰吾  
 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  
 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  
 生有不見日月不究極祿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  
 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觀常得特宜為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  
 哉能自寬者也又見列子及論語二書並作榮聲期列  
 人壽百年得樂能幾

列子揚朱曰百年壽之大齊也得百年者一無一焉設有  
 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書覺暗之所遺  
 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若上矣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  
 之中道然而自得亡音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  
 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吉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  
 足吉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  
 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一作順耳目之觀  
 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  
 拮手機何以异哉胡異也

急治國而緩逐樂則有以供其樂

荀子王入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

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失人之

情目欲暴極色耳欲暴極口欲暴味鼻欲暴氣也凡氣香心

欲暴佚此五暴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暴者有具無具則

五基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辯  
疆國之道焉謂分別事君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基之  
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  
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  
樂得其中謂於中怡聞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  
勝狡也謂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  
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  
樂並立日各

急逐樂而緩治國則將以為樂而反得憂

見前

內樂外樂之異

淮南子原所謂樂者豈必粵京臺章華鞞韻曰京臺章華鞞韻游雲夢  
沙丘煙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耳聽九韶樂六瑩樂項口味煎  
熬芬芳馳騁夷也道鈞射鸛鷓之謂樂乎鸛鷓鳥名也長脰綠身其形似鴨一日曰鳳

前六

圓欲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  
廉為悲廉猶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懼得道而肥  
聖人不自沒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矐不忻折折猶也其  
為悲不發發發猶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悅慨遺物  
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自得其性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  
適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  
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鐘鼓列管  
弦席施茵傳旌象傳著也旌席也象以象牙為飾也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  
朝歌紂都為使師有靡靡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  
強弩于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二赫二休然若有所  
誘慕休然猶然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  
有所亡也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  
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憾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具形  
不得樂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

商紂失日

韓非子論紂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流道之所生者五

淮南子本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道流道之所生者五也

大構駕與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也

林榑檀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也

鏤彫琢詭文回波也

域菱抒紵抱也

紛拏以相推錯此遁於木也也

深肆也珍崖也之遠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標旋石以純

脩碣也

抑或怒瀨以揚激波也

像偶語也

蓮菱以食鬻魚鴻鵠鷓鴣稻梁饒餘也

吹以娛此道於水也也

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

以窮要妙之望也

崑崙也

高增下積土為山也

接徑歷遠直道夷險也

之夷也終日馳驚而無遺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華

蟲疏鑿以相繆紆也

錯眩照燿輝煌復蹇斐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下聒

乍明也

若簞遽條也

若簞遽條也

經銷然冗以數而疏文相勾連纏如綺經冗如錦此道於金  
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其甘酸之變焚林而獵燎大  
木鼓橐囊吹埤以銷銅鐵鼓擊也橐囊也埤銷也  
流堅鍛無厭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  
交野莽白素不得其時楊草白素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道於火也  
於讀曰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



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朝之憂

家語在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  
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  
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  
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又見荀子子道篇

子華子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鍾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

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促弦而急  
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懼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  
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藉蒼互色東西質區而  
昧者則不之知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款  
憂樂不同

淮南子論湯沐具而蟻蝨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  
憂所以昌喜所以亡

文子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  
小喜大憂

國語近其小喜遠其大憂



異歌同樂眾哭一哀

文子精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  
景公歛哀以為樂

晏子景公為臺臺成復欲為鍾晏子諫子斂民為鍾民必哀斂  
哀以為樂不祥也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暖暖

易樂必多哀

文中子易樂者必多哀

先悲後喜

袁子搔癩之悅先笑而後愁

樂所以悲

文子類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  
為危也

**喜怒**

不可以喜怒行賞罰

管子法法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怒乃起令乃廢驟  
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也外之有徒禍乃始牙徒謂黨主也外

由見生於  
曰始牙

怒有所激則愛有所忘

莊子世濩伯玉曰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

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順理則異類生愛夫愛馬者以筐盛矢或以蝦市軫反盛溺

而不意則缺銜毀首碎骨驚其不備故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

可不慎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至毀碎失其所以

喜怒無傷

國語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

忿無怒怒無色

文子忿無怒言怒無作色是謂計得

好

下從上之所好

好

管子七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  
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  
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  
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所化乎

臣從君之所好

晏子晏子歿十有七年景公言諸大夫皆稱善公曰自晏子死  
後吾不復聞不善之事矣弦章曰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  
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而身黃倉而身蒼矣公曰吾不食諂人  
之善也乃以魚五十車賜之

上好下甚

淮南子山楚王亡其後而林木為之殘楚王莊王也後捷陳  
之宋君亡其珠而池魚為之殫故澤澤失火而林憂憂見上求材  
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舡上言若絲下言若綸  
綸大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論也

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

人君不可示臣下以好惡

韓非子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  
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堅刁自官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  
其子首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好賢之臣也  
神讓之事今噲不受故君見惡則群臣匿端匿其端也君見好  
則群臣誣能誣其能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資矣羣臣  
能皆欲求利君見其好惡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堅刁  
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虫流出  
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  
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  
人臣有緣以侵其主情得其好惡之則群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  
故曰去好惡群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群臣見素則大君  
不蔽矣

人有所好則為人所籠

莊子類聚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威以取物以天下為之籠

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又作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

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好反為禍

文子諱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

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又見淮南子原道篇

五者之人各有所好

莊子刻刻意尚行孟反○同馬曰刻削也離力智世異俗高

論怨誅為亢高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

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

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

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

好也就數澤處間音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

世之人間暇者之好也吹呶于呼吸吐故納新吐故氣能經

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而引氣也鳥申若鳴也為壽而已矣此道音引導氣令之和

好多則無定

曾子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

三好

家語本巧而好度必攻擊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

反是

三好

揚子脩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已從賢人好已正聖人好已師已師

光曰已師為已師也

苟有所好當有所為

揚子脩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

君子好人之好

揚子子君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

**好惡**

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林於好則忘其所惡

管子子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入於惡林於好則忘其所惡

故忘其所惡非道也皆精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

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習徒

虛素生則

人情徂於好惡之私而不知好惡之公

亢倉子全好質白之物者以黑鴉鷓汗好質黑之物者以白鴉

汗吾又安知天下之正索汗哉由是不主物之汗索矣夫智莫

反視者以黧反鴉赤以蒼鴉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

不以瀨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智也

黃赤也類赤也夫有風眩之疾者視物不能審也故以黃

故赤以青五黑亦猶凡俗之情妄執累汗夫好好馬甚者不見

他物之可好好書其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

可好者果可惡者哉

好惡不同

劉子好果樹洞房珠簾玉宸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聲石嶮巖

輪菌糾結後欬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諶六誣咸也蕭韶人之

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

畏飛龍甘烟飛生鳥也走豹美鐵鐵為美鳩日嗜蛇鳥以雞高

美也人好菊食草曰菊鳥獸與人受性既殊形質亦異

所居隔絕嗜好不同未足怪也

惡人所好

劉子好日見日月耳聞雷霆近火覺熱履冰知寒此之麓識未

宜有殊也聲色芳味各有正性善惡之分皎然自露不可以卑

為白以羽為角以苦為甘以鼻為香然而嗜好有殊絕者則偏

矣反矣非可以類推弗得以情測顛倒好醜良可怪也顏顏玉



理窮視巧笑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寡母之醜貌醜貌也不易落  
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賀陽文之婉姿炮羔煎鴻臠  
蟻臠熊也莫熟以蜜掩之即熊掌衆口之所嫌文王嗜鳧蒲之茹  
不易龍肝之味陽春白雪噉楚採菱曲得衆耳之所樂也而漢  
順德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響魏文侯好提鑿之聲不貴金石  
之和鬱金玄燔也春蘭秋蕙衆鼻之所芳也海人悅至是之  
夫不愛分馨之氣海人者其在海則性樂聞死人之臭也  
聞之莫不悅也若斯人者皆性有所偏也執其所好而與衆  
相反則倒白爲黑變若成甘移角成羽風積亦當重美醜無定  
形愛憎無正分也

**愛憎**

人情愛惡之不同

亢倉子通同道者相愛同藝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  
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情通无求則相愛爭能

**愛憎生變**

說苑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刑彌子瑕之  
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  
哉爲母之故犯刑罪哉君遊東國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  
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  
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  
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愛盡生憎**

管子語愛者憎之始也語云愛

**愛不可拘**

父子君臣之間不可一例加愛

說苑 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  
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



顏回盜飯之疑

家語在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賣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伸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稱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有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子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祭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弃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

鄰子竊鉄之疑

列子敘人有亡鉄者鉄音日斧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

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鉄也俄而拍湖

反其牖反字其谷而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

似竊鉄者意所備或則隨志念而轉移及其其者則曰重等色方

言公而請私雖公人疑其私

列子敘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

伐之昔言之金公而失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又踐可塗其人乃不悅

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樂羊以食子見疑

韓非子敘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美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谷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為利而不為義者不可信

韓非子敘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

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

有功而見疑有罪而益信

淮南子間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雖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人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我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身其子而遺之鼻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毀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夫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增大獵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其心之麇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弗忍又何况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

疑者初合口而終離

管子翫鳥鳥之狡雖善不親房玄鑑注云狡猶也言鳥之狡多猜初至相善後終不親

**臨**

臨臨不取塵

老萊子寡門不入宿臨臨不取塵避嫌也

#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六

前集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變林卷之十七

前集

外修門

身體

五臟發為九竅

管子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  
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和聲之謂三月之曰五臟五  
出於五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辛五臟已具而後  
生肉脾生膈以也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革岐心生肉五肉  
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  
五月而成十月而生

五臟之神事之各有其宜

子華子曰火宿於心炎上而赫下其神躁而無准人之  
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於肝觸突干抵而統其神狷束  
而無當人之樸齷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於肺矜訇而不屈  
蹙而不能仰也其神闊踈而無法人之許決以取禍者肺使之  
也水宿於腎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媼嬰脂韋以取  
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礪而不盡其滲漉也下注而不止  
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澁訥以取禍者脾使之也火氣之  
喜明也木氣之喜々也金氣之喜辯也水之氣藏也土之氣發  
生也是故事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  
者宜以智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於其所喜五事官  
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內究之不泄夫是之謂善究

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

子華子夫心也五六五臟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為火其  
氣為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為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  
精為木其氣為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瓢其神為蒼龍其竅上通

於目肺之精為金其氣為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為伏虎  
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為水其氣為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  
神為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為土其氣為戊己其色黃其  
狀如覆土其神為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  
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魂肺  
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  
以潤之火以燠之土以溥之木以專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  
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以其  
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  
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圜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  
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  
也水井血也火爨治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  
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  
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  
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  
謂和喜怒哀思不能泯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  
大和之國

節當天數

公孫尼子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

一身一乾坤

淮南子天蚊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地九重  
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  
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  
節故率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

同前

淮南子鱗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有四時五行九介九介  
介九介十介為介一介也介一介九介六介一介之介所介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  
西支五藏九竅三百二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

怒故膽為雲膽金也肺為氣肺火也肝為風肝木也脾為雷脾土也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心土也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

躰之偏全天地

莊子姓公名軒見右師司馬文公云官名而驚曰

是何人也惡言介也曰天去其人與也音曰天也

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獨則人之貌有與也

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斲音畜乎樊中樊所以籠也

神雖王不善也夫始乎適而末嘗不自

王駘德無往而不適故形不知其不全

莊子姓魯有兀者從之遊者與

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孔子弟子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

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訟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

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郭象云怪其形殘而心乃充足也

將以為師而況不若立者乎奚假魯國立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于况先生其與庸亦遠矣季云王卷也

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

得與之變彼与变俱故生雖天地覆墜服反亦將不與之遺李

審乎無假明性命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

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

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

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喪反視喪其足猶

遺土也常季曰彼為法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

何為最也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

能止眾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

獨也正言特受自必之正氣者不至為也下首則在首也則正言特受自必之正氣者不至為也下首則在首也

懼之矣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來名而能自要一選者而猶

若是郭象云非能遺名而充不任陸德明音義曰李不致成

象耳目人用目亦用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假人則從是也以不夫會為釋日人由此而最之耳且擇日而登

申徒嘉知命而忘形

莊子前同申徒嘉申徒姓兀者也而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於先出用我止前

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收小子可以止乎其未邪質而問之欲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

政焉如此哉此論德之子而說晉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

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事

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不自顧省而後言子嗟曰子既若是矣若猶與堯爭善計子

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眾多不自陳其過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

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毅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郭象曰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毅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

皆非此自不責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毅中耳

毅之出由中而外也猶未免於中此則中者與不中者皆在命耳而區

區者各有其過而不知命之自爾

乃欲然也夫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謀而忘傷神辱身所未能處命

其坐也夫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謀而忘傷神辱身所未能處命

自也夫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謀而忘傷神辱身所未能處命

自也夫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謀而忘傷神辱身所未能處命

自也夫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謀而忘傷神辱身所未能處命

自也夫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謀而忘傷神辱身所未能處命

自也夫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謀而忘傷神辱身所未能處命

自也夫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謀而忘傷神辱身所未能處命

自也夫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謀而忘傷神辱身所未能處命

自也夫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謀而忘傷神辱身所未能處命

自也夫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謀而忘傷神辱身所未能處命

不全足者眾矣皆不知命我佛然然而怒見其不知命而怒  
而適先生之所則發然而反觀醒人之怒而後常不知先生  
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忘形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言也  
也又尺子產楚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言也稱如字李

### 無趾務季以補前行之惡

莊子稱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踵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則未  
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猶務季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

### 闔跂無脹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莊子闔闔跂無脹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支離无脹支離无脹徐市說始衛靈公靈公說隨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闔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闔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闔

### 老聃形若槁木

莊子田子孔子見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鬼之少焉見音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体極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後明物之



形本同也有以間之則異矣

莊子楚南榮越楚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間也矣而物或間之邪

**相也**

防風骨節專車

國語謂吳伐越會稽也在獲骨焉節專車骨一其也吳子使來好聘聘於書好也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賚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之爵也既徹俎而宴而宴故也客執骨而問曰謂折俎折俎之骨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神之主故謂之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後至故為殺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

綱天下者其守為神山川之守主為山川設者也足以紀綱天下社稷之守者為公侯封國立社稷而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注芒氏之君也芒氏之君也在虞夏商為注芒氏於周為長狄狄者其國也今為大人今孔子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惟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僥氏之別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也

夫子河目隆顙

家語在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河目上下平其頭似堯其頸似臯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儼然如喪家之狗喪家狗主人哀流不見故食故儼然不得歸子貢以聞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此反

仲尼有聖人之表

孔叢子諱夫子適周見長弘言終退長弘語刘文公曰弘周大  
王卿士劉摯之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公河目注  
言深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躬  
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與  
者乎刘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辯瑞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  
安施長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礼樂崩喪亦正其統紀  
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礼樂者也

古人賦形之異

淮南子務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許慎曰堯眉八彩  
長儒家年二十无夫出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  
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鬚長赤帝起成元定奄然陰雲  
赤龍去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一言而萬民齊仁  
彩之色洞達聖道也无私无所愛憎也舜一瞳子是謂重明言能六知人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  
參漏是謂大通參三漏也大通與利除害疏河决江文王四

乳是謂大仁故曰大仁也

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臯陶馬喙是謂

至信不惑若馬口

决獄明白

察於人情禹生而石

觚觚生於外背而出詩曰天之女商若若

契生於外背

脩而善射若

史皇產而能書

此九省者

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

聖賢生相之異

刘子掄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有頤項駢因軒音堯眉  
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二漏湯臂一肘文王四乳武王斷齒孔  
子返宇頰回重瞳臯陶馬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  
者也

聖狂生相之同

刘子翽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  
勾踐長頸鳥喙非善終之象夏禹亦長頸鳥喙王莽之重瞳譬  
驚馬有隳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隳也禹之長頸鳥喙猶龍有蛇

之一鱗而不可謂之蛇也

相形不如相心

荀子州相古之人無有也孝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姑布子卿名相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斯者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孝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孝者不道也

堯舜以來聖賢形惡而心善

荀子非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二寸鼻自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楚邑名今弋陽縣之鄙人也鄒野人之突秃長左突謂髮髮何長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修文德不勞在伐

也軒曲輓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輓也上出式者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

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大小繫約也約也謂約其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耳長短小大

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徐偃王名情輔王其狀偃仰而不如蒙俱相也周公之狀身如斷菹菹謂木也臯陶之狀

色如削瓜如削去瓜青闕天之狀面無見膚言多鬚髮傳說之狀身如植鬻植立也如伊尹之狀面無須髮言其骨禹跳湯偏切

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

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

貌雖美而無聞見者人羞之

荀子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僂子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馳女莫不願得以為士士者未取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俄則東平有司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

容儀

十事非脩身之道

莊子道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進接不而目衝然衝出而顙頰然去軌而口闕然高露發而詩覽然火斬然而狀義然直氏反而審察而審明是而觀於泰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凡以為不信信性命而蕩夫毀

身之道也

父兄子弟之容

荀子非十士君子之容其冠進謂冠其其衣逢逢接大其容良儼然壯然不可犯之兒祺然未世或曰世世也昭昭然明顯蕩蕩然此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慈謙儉然自謙悛然持尊是子弟之容也

身

身之所殉各不同而同乎傷生損性

莊子駢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

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若其殘生性則盜跖亦伯又烏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身之所欲本一同而無分乎狂與聖

荀子凡人有所不同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目辯白黑美惡耳辯音聲清濁口辯酸鹹甘苦鼻辯芬芳腥臊骨解膏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以身為寶

說苑以財為草以身為寶慈仁少小恭敬者老

身者載道之具

子家子不食无妄之粟不衣无妄之帛皆誠身也身者載道之具也士不知守則失之矣故孟子曰守身為大

天德在躬

子家子天德清明而記曰清明在躬則知吾之所存亦天德也  
可不知自重哉

形神

神為主而形從者利形為制而神從者害

淮南子源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

內之舍是故幸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峻列堦之門讀陵地連峻之連讀讀培峻无公相之樓而

躓陷于污壑陷窞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

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暗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漢清猶能前不知足類暗讀

耗而弥遠久淫過而不還也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也精神

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

然而消逾亟逾益也

形精不可常用

淮南子精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實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

**氣**

氣者適善惡之馬

揚子脩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吳秘曰人取氣而行猶乘適正也乘光而日變得曰志之所往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

**生**

形生氣化之序

家語解命孔子曰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解轉也然後有見八月

生齒然後能食三年顯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睛通然後能化

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

生齒八歲而齒初觀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齒十有四而化一

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標

人生形體合於天地

文子執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凝二月血脈三

月而髮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

九月而躁定室列布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臟乃形肝主目腎

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為表中為裏頭圓法天足方象

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臟九竅三百

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

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

氣者風雨也

知覺早而年命不長

莊子運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

能言教之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也夫已能擇則

人始有云矣

人物生月之數

淮南子稱天一地二人三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  
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  
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  
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蟻蟻故四月而生  
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獲獲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  
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  
故七月而生二月十八八主風風主虫虫故八月而化鳥魚皆  
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知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  
燕雀入海化為蛤

生民之初

淮南子稱煩氣為虫煩精氣為人 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  
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言人歸我

淮南子卷十七

常存云云天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許慎曰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也三曰  
天地也二生三三生萬物乃天地也萬物皆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物  
以背陰以腹陽為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焉陰故腎也故曰一  
為陽故以陰持陰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焉陰故腎也故曰一  
月而膏始育二月而胎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  
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已成五臟乃  
形是故肺主目肺象朱雀目也腎主耳腎象龜耳也肝主目肝象目也脾主口脾象口也以  
故主鼻也脾象鼻也膽主口膽象口也以肝主耳肝象耳也外為表  
而內為裏開閉張歎各有經紀籀籒也

男女形生氣化各有其時

說苑稱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  
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  
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  
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臙而後能行三年顯合而後

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勞反陽陽勞反陰故陰以陽  
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  
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  
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慾故天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  
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  
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  
城隅爰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  
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聖賢始生之異

刘子擗華昏後大人之迹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而生顓  
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虹而生虞舜修紀見洞  
流星而生夏禹天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  
生文王顛徵感黑帝而生孔子刘媪感赤龍而生漢祖微子感  
牽牛星顛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狐星老子感火星  
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者也

越王子搜不以國輕生

莊子越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无君  
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  
王輿搜王子搜援緩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  
可以舍我乎乎去聲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  
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

一身為重天下為輕

莊子韓魏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魏見昭僖侯昭僖侯  
有愛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  
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韓魏相與爭侵地也昭僖侯  
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  
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  
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愛



感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尊生者不以利祿輕其身

莊子：窮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向解云：養，不貪利，所以養其身。今世之人，居尊官，尊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以貪利累其身，形不。爵者皆重失之。鍾至失，見利輕亡其身，至輕損其利，豈不感哉。去一毛以濟一卮，楊子弗為。

列子：楊禽子問楊朱曰：去子一髮之一毛以濟一卮，汝為之乎？楊子曰：卮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筋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首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髮，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

若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關尹之教，貴以身而感物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

生形聲色

生之形者皆無為之職

列子：天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声者，有声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者，有聲者，有聲者，有臭者，有臭者，有生者，有生者，有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能為方變之宗主也。

生者

生者不生化者不化

列子：馯子列子居鄭圃，張湛曰：圃音圃。田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知

大夫既之猶衆庶也。國不足辭，將嫁於衛。張曰：自家而嫁。弟子曰：生二往，无反期。弟子敢有所謂？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壺丘子林之辭。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莫侯。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不化者能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者无時不生，无時不化。陰陽尔四時尔，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黯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勇消息者，非也。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七

前



